

毛体，顾名思义，一是指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书体，二是指学习、临写与毛泽东书法的基本风格相一致的书法作品。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历经无数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书法经过狂风恶浪的洗礼、硝烟战火的锤炼，加上他雄视古今的胸怀、人民领袖的气质，形成了思逸超群、笔挟风涛、豪气冲天、意新理妙，结体奇绝、千古韵高、虚灵酣昂之气、出于笔墨千里之外的独特风格。这种无人能出于其右、登上中国书法巅峰的风格，就像花儿对春的向往，吸引无数书法爱好者效仿、临摹。

在当下习练毛体的“十万大军”中，真正能达到与毛体外形的点、划、结构、运笔顺序、体势、用墨、章法、题款相像者，却屈指可数；达到与毛体的气势、韵味、人品、精神、风采等神韵相像者，亦是寥若晨星；达到形神兼备者，则更寥寥无几。

当然，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内岂无奇秀。少并非无，“十万大军”之中，钟灵毓秀，悟得毛体意境者还是颇有人的。中国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青年书法家理事、周口市青联委员马永伟，就是内中书写毛体形神兼备、几可乱真的佼佼者之一。

说来话长，促成马永伟走上书法之路的，既不是家传，也不是爱好，而是一次令常人难以忍受的奚落。

14岁那年，马永伟的一篇作文因字迹潦草，被恨铁不成钢的班主任作为反面典型，贴到教室黑板的左上角，在全班公示。此举对少年马永伟的打击究竟有多大，只有马永伟能彻心彻骨地感受得到。然而，对于意志薄弱者，打击是万丈深渊，可以使其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对于志向高远

形神兼备几乱真

张新安

家大腕们运笔、用墨的技法，请老前辈们鸡蛋里挑骨头，点评自己创作的毛体作品单字、用墨、间架结构的得失、优劣，经过名师的指导，马永伟的视野更加宽阔，书艺日新月异，产生了质的飞跃。在2000年重庆市大学生书法大赛中，其创作的毛体书法作品出类拔萃，荣获一等奖。自此声名鹊起，遐迩闻名，被母校外国语留学生处特聘为老师，给美、英、澳等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讲授中国书法。

名师出高徒。不久，经北师大书友引见，马永伟有幸拜访求教了书法泰斗启功先生。先生认真审视马永伟创作的两幅毛体书法作品后，赞赏地肯定道：“你是我见到的书写毛体者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么小的年纪，能写出毛泽东书体的意境，真是难能可贵。”

在给马永伟解难释疑，讲授毛体书法需要掌握的关键节点的同时，启功先生还谆谆叮嘱马永伟不仅要学习毛体书法艺术，还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并赠“风华正茂”作品一幅，对马永伟予以鼓励和慰勉。

经过启功先生的悉心点拨，马永伟对毛体书法艺术的玄机感悟得更加透彻。

书法艺术在诸艺术门类中，最具独特性，是人们精神情操、文化修养的积淀与抒发。古往今来书法大家的成长历程表明，一个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书法家，既不是天生的，也没有捷径可以取巧，非得经过科学的、系统的、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不可。马永伟亦然，“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紧张的大学生活，丝毫没有阻挡住马永伟研习毛体的进程。每逢节假日，他坚持乘十多公里的公交车，到重庆市书画院，观摩书法前辈的作品，揣摩名

深翻土地

张国营

现在的农村人都隶属于一定的行政村，叫村民。可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人都隶属于一定的生产队，一定的生产队又隶属于一定的生产大队，一定的生产大队又隶属于一定的公社，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的农民就叫社员，即公社社员。有首歌唱得好：“公社是个长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形象地说明了社员和公社的关系。

1971年，我从当时的公社高中毕业，自然而然地成了公社社员。当时的农业生产都要听令于所属的公社。我刚毕业那年的秋后，公社发出深翻土地的号令。说深翻土地改良土壤可以增加活土层，增加蓄水量，改变土壤板结的状况，既耐旱又耐涝，确保农业丰收。争取用三年时间把全公社的土地深翻一遍。要求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平时干活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这时按公社的要求大兵团作战就是以大队为单位，由大队组织，统一指挥。把各个生产队的男劳力集中到某个生产队的一块地里，一天换一个生产队的地块儿。记得我参加的那次是在河北三队的地里，全大队的男劳力一二百人集中在一块地里，地头插着红旗，场面很壮观。每个生产队有每个生产队的任务，每个人又有各自的分工。干法是先开一尺来宽的沟，把熟土全部翻到前面，把沟底的生土刨起来，再往后挨一尺来宽开沟，熟土翻到前面盖住刨过的沟底的生土，然后把新开的沟底的生土刨起来，等待后

看看这么多人翻过的土地，10亩也不足，并且质量很难说，照这样的进度，猴年马月才能把所有的土地翻一遍啊，即使翻一遍，效果又如何呢！

林雪儿是以文字纯净纯美取胜的作家，她清简玄素又诗意葱茏的文字，温暖而有激情，体味着一种本真的思想之美。她文字中的平静和温润，清澈得可以映出读者的灵魂。在这个周遭媚俗、悬疑、色情、暴力、惊悚、逗乐的时代里，宛若一股温润的逆流，温暖着人心。

身为女性作家，天性浪漫、古典诗性的林雪儿并不受限于女人的情爱世界，而是深怀“作为世界本原的山、水、树的慢慢消失，人类的消失也不会太远”的忧思，在她笔下，呈现更多的是生命和人性之爱，是她脚下的土地、身边的河流，以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

的树木、山川。在林雪儿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黑天使》里，林雪儿用饱满而又诗意葱茏的文字，用温情而激越的灵魂悲咏着：爱之殇、河之殇、土地之殇、树之殇、灵魂之殇……

《黑天使》是林雪儿继长篇小说《妇科医生》之后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近年来的十四个中短篇小说。小说多以三江交汇的乐山为背景，以爱为底色，洋溢着古典的韵致和今文柔美的因子，塑造了一个个鲜活可爱的人物，如守望河流的黑子，痴迷树的春树，奔腾到荒山种植的夏天云，男妇科医生曾越，女妇科医生江雨霏等等。

中篇小说《没事你就看看河流》是一部令人心灵震颤的作品。长江边的思蒙河，与河流相守的黑子，河边放鹅的独眼王婆……语言、寓言、故事，林雪儿笔下的“河流”是一首温情而忧伤的爱情之歌，它带来的震撼让人想起如泣如诉的《黑骏马》。30年前，张承志唱着高亢悲怆的蒙古民歌《黑骏马》，以一个男人离乡返乡的心路历程和一出凄美的爱情故事折射出蒙古族在新旧观念冲撞中的自我抉择，以及作为草原理想一代的挣扎和呐喊，作品中主人公的忏悔和爱的挽歌唱醒了无数迷茫的年轻人。而今，林雪儿吟咏着诗人佚斯的河流从容抒写对爱情、河流、家园的守望，抒写“特务”的儿子，被污为“野种”的黑子因为忠贞爱情所遭受的种种磨难。黑子无望中对河流的守望，构成一种对生命的追求和古朴的悲剧美。同时，他远离现实的迷茫守望又表达了林雪儿内心深深的忧伤和追问：“生命像河流吗？河水少了。河谷空了。河床干了。”人们还能找回那份纯洁的真爱、遗失的精神家园和崇高的信仰吗？作品深邃的美感和厚重的生命气息让人心颤。小说2008年在《上海文学》刊发后，入选了《2008·文学中国》。主编林贤治说“别具风格的诗意叙

述，即如小说中的河流，经年平静地流淌，涨涨落落，有时也会顿起波澜。”

中篇小说《黑天使》是让人震惊又充满现实感的作品，是关注心灵，刻画灵魂，又富有情趣的小说。作品讲述男性妇科医生曾越与自由撰稿者的“我”一月一次黑暗中的约会。“我”牧师般倾听曾越的诉说，让灵魂裸露在黑暗中对话。文本中曾越作为个体生命与世界的碰撞，让读者看到扭曲的社会，无处不在的“黑”对他心灵的伤害，从每个到医院去就诊的女人被使用医疗器具利普刀，我们又看到女人在社会中所受的残害和腐败的丑闻不入。作品还塑造一个柔美多变的女医麦薇，穿越在各个阶层，最终却坚定地亮出反抗“出卖灵魂”的利剑。麦薇的自杀，既是性与爱的尴尬，又是对社会价值体系崩溃的控告。《黑天使》写得灵异而传神，像被冲撞于暗流涌动的深水下，有无可言说的沉和痛。同时，你又不得不惊叹林雪儿对精神层次的把握，入微到人神经末梢的部分，达到了心理学的范畴，把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绝望表达得如此真切。沉和痛之外，我们分明又听到作者灵魂深处激越的声响。

作品中关于“黑”写得极好：“黑暗中的黑是纯净的黑，而阳光下的黑才是罪恶。”“这种黑是阳光晒不透的黑。”“本来光从门外伸进来一只脚，黑被稀释了的，可是因为曾越的话让黑更浓稠了。曾越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在黑暗中带着黑走了，留我在光亮中想着黑，好像突然看到灵魂剥去外衣，裸着尖嘴。”“灵魂的敞开与倾诉，接纳与谛听，长达十年，我们的心曾在黑暗中互相触摸。”“很多时候只是坐着，听黑暗的声音。黑带着无形的压迫，略带一点恐惧又有人同在的感觉让我如此迷恋。”

短篇小说《做土地的主》是很入时的作品。从现今网上流行的半夜偷菜开篇，讲述已做到宣传部副部长的夏天云，因为迷恋土地迷恋女人而弃官归田，一个人跑到山上，种菜种树读书逍遥，我行我素的夏天云，因此成为众人眼里的疯子。从土地之荒到心灵之荒，作品透出一种深层的忧患，旨在点醒人们，土地的力量在深处，人类要保护自己，就要让土地不重复地生长植物。

《春树的树》是个让人心痛的故事。讲述一个爱树如命的树痴春树，因两棵世上罕见的银鹊树而爱上了树下的女子，且因对树的痴迷与老婆有一些是是非非。但不久，银鹊树和女子都在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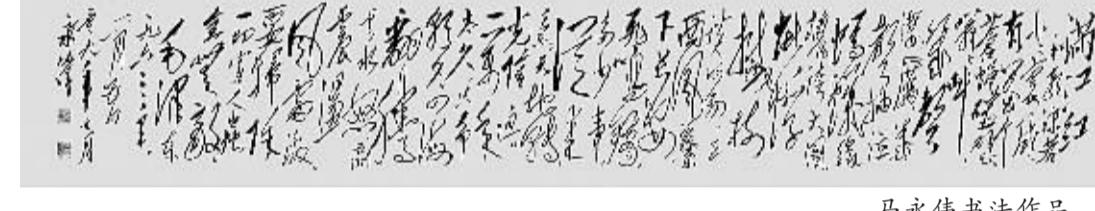
备受老同志、书法家和众多毛体爱好者青睐。韶山参展，井冈山收藏，南京城轰动，求字者纷至沓来。十年来，马永伟精心创作的800多幅作品，先后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布赫、吴阶平，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上将向守志，中将傅奎清，原朱德警卫团团长何志聪等30多位将军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员李银桥、高智、吴连登、周福明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广大毛体书法爱好者收藏。其毛体书法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巨，收藏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恰巧，来时马永伟带一幅四尺整纸的毛体《七律·回韶山》作品，于是便怀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董事长汤瑞仁，诚恳地商量道：“俺是大学生，利用假期来瞻仰毛主席故居，在贵店吃饭，身上钱不多了，想送您一幅字，看能不能少收点俺的饭钱。”

开始，汤瑞仁不以为然，甚至以为遇上了骗吃骗喝的小浑浑。待到展开作品一瞧，愣怔半天，忽觉眼前一亮，不禁不住惊讶地追问道：“这是谁写的？”“我。”“太逼真了，真不简单！”汤瑞仁当场表态：“作品收藏，食宿全免。”

曾几何时，人们出于对伟人毛泽东的怀念，社会上兴起了毛体热。得不

到真迹，马永伟创作的毛体书法作品便应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洛阳纸贵，研习毛体得真趣，别出心裁成一家。愿永伟永远以伟人为榜样，日益笔精墨妙，在研习、弘扬、传播毛体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精进不息。



马永伟书法作品

温润的逆流

——林雪儿和她的《黑天使》

董素芝

述，即如小说中的河流，经年平静地流淌，涨涨落落，有时也会顿起波澜。”

中篇小说《黑天使》是让人震惊又充满现实感的作品，是关注心灵，刻画灵魂，又富有情趣的小说。作品讲述男性妇科医生曾越与自由撰稿者的“我”一月一次黑暗中的约会。“我”牧师般倾听曾越的诉说，让灵魂裸露在黑暗中对话。文本中曾越作为个体生命与世界的碰撞，让读者看到扭曲的社会，无处不在的“黑”对他心灵的伤害，从每个到医院去就诊的女人被使用医疗器具利普刀，我们又看到女人在社会中所受的残害和腐败的丑闻不入。作品还塑造一个柔美多变的女医麦薇，穿越在各个阶层，最终却坚定地亮出反抗“出卖灵魂”的利剑。麦薇的自杀，既是性与爱的尴尬，又是对社会价值体系崩溃的控告。《黑天使》写得灵异而传神，像被冲撞于暗流涌动的深水下，有无可言说的沉和痛。同时，你又不得不惊叹林雪儿对精神层次的把握，入微到人神经末梢的部分，达到了心理学的范畴，把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绝望表达得如此真切。沉和痛之外，我们分明又听到作者灵魂深处激越的声响。

作品中关于“黑”写得极好：“黑暗中的黑是纯净的黑，而阳光下的黑才是罪恶。”“这种黑是阳光晒不透的黑。”“本来光从门外伸进来一只脚，黑被稀释了的，可是因为曾越的话让黑更浓稠了。曾越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在黑暗中带着黑走了，留我在光亮中想着黑，好像突然看到灵魂剥去外衣，裸着尖嘴。”“灵魂的敞开与倾诉，接纳与谛听，长达十年，我们的心曾在黑暗中互相触摸。”“很多时候只是坐着，听黑暗的声音。黑带着无形的压迫，略带一点恐惧又有人同在的感觉让我如此迷恋。”

短篇小说《做土地的主》是很入时的作品。从现今网上流行的半夜偷菜开篇，讲述已做到宣传部副部长的夏天云，因为迷恋土地迷恋女人而弃官归田，一个人跑到山上，种菜种树读书逍遥，我行我素的夏天云，因此成为众人眼里的疯子。从土地之荒到心灵之荒，作品透出一种深层的忧患，旨在点醒人们，土地的力量在深处，人类要保护自己，就要让土地不重复地生长植物。

《春树的树》是个让人心痛的故事。讲述一个爱树如命的树痴春树，因两棵世上罕见的银鹊树而爱上了树下的女子，且因对树的痴迷与老婆有一些是非非。但不久，银鹊树和女子都在地震

中消失了。谢琼在北大评刊上点评说：“《春树的树》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第一篇以成熟的小说形式带有距离感地处理汶川地震题材的作品，让我才看了开头就开始流泪。地震过去不到一年，在我们的世界中已经既近如昨日又远如上个世纪的事，那些‘只盼坟前有电视’之类的地震作家也早已安静下来；在这时，在乐山医院妇产科工作的林雪儿却站了出来，写就一篇显然是经过不问歇的思考与沉淀的作品。仅从小说的艺术角度来看，还有不少需要琢磨的地方，比如巧合设计的生硬、故事深度之有限等等，但是故事采用倒叙的手法从震后开始，写震后老同学们突然不约而同地要聚会、‘树痴’也和妻子重新学会珍惜等，甚至至今觉得坡下的泥土不太结实等感受，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讲述了地震带给人们的改变，也给震前那些痴傻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宿命般的句号。仅凭这些，我相信《春树的树》这篇小说，自有其无可代替的价值。”

张炜在论及好作品时说，(一部作品)如果不饱满，什么也谈不上。饱满是生命的力量，是感情的文字化，是那种方块汉字下不能掩藏的激动和感动。饱满过了才可能是一本好书。故事编不圆了，结构有残缺都不要紧，只要是饱满的，那就有了生命的力量。

用饱满与否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正是林雪儿作品带来的思考。如果仅从故事角度来看林雪儿的作品，有的作品或许是不够圆润不那么浑然一体，像谢琼所说，还有需要琢磨的地方，但林雪儿骨子里的大爱和她的诗人气，充溢在文字中的饱满给了她很强的爆发力，她的作品总会击中你，为此感动着，震撼着，无法释怀。

林雪儿说，出色的艺术家都是天生的，学不来的。我喜欢罗曼·罗兰笔下的克利斯朵夫，元气充沛，生机勃勃。我喜欢次威格一直向上的激情，没有波谷，一直向上，往往是读完一篇小说，让你有虚弱的感觉，他铆足了气一直向上。而饱满诗意的林雪儿，已在不经意间成就了自己纯净、深邃、纯美的艺术特质。读林雪儿的文字，是陶醉，是情感盛宴中的温存和诉说，那渗透其间可触摸的灵魂和深邃的意境，会时时唤醒心中那个沉睡的我。

短篇小说《做土地的主》是很入时的作品。从现今网上流行的半夜偷菜开篇，讲述已做到宣传部副部长的夏天云，因为迷恋土地迷恋女人而弃官归田，一个人跑到山上，种菜种树读书逍遥，我行我素的夏天云，因此成为众人眼里的疯子。从土地之荒到心灵之荒，作品透出一种深层的忧患，旨在点醒人们，土地的力量在深处，人类要保护自己，就要让土地不重复地生长植物。

《春树的树》是个让人心痛的

岳坟前的幽思

段世东

站在阳光笼罩之下的岳坟前，感受着苍松翠柏掀起的阵阵历史波涛，细数着滚滚不尽的历史烟云，不禁令我生出很多感慨。

岳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的“精忠报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可从历史公允的角度来讲，岳飞之死却又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剧，不仅是个人式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式的悲剧。

对于“直捣黄龙，迎奉二帝还朝”会带给当时的统治者、端坐在龙位之上的宋高宗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对于岳飞这样正值三十九岁英年且又文武全才的军事将领，不应该想象不到。试想，徽钦二帝还朝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当然宋徽宗在国都开封城被俘之前已匆忙传位于钦宗皇帝，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作，颐养天年应该是他唯一的办法和选择。可是刚刚尝到了龙御天下的滋味就因国破而失去了皇权的钦宗皇帝呢？想尽一切办法复辟，这应该是他唯一的办法和行动。君不信，请看几百年之后大明王朝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草率出征兵败被俘，为挽救危局满朝文武拥戴其弟朱祁钰明景帝登基，可是次年英宗被释后，虽被幽禁南宫数年，但还是“趁个冷不防”演绎了一场“夺门之变”、复辟了不甘心丢失的皇位。可见，在岳飞高唱“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的时候，在宋高宗心里掀起的不是光复国土、父兄重逢的喜悦，而是一种对既得皇位的深深担忧甚至是即将失去的恐惧。在这种境况下，岳飞北

伐脚步的加快，也就意味着死亡阴影在向着他疾驶而来。也正是宋高宗的这个“说也说不清楚”的心病，结果是“贻害”了秦桧等人，使得秦桧等佞臣有了陷害忠良的机会，有了充分展现其阴险狡诈的小人嘴脸的舞台，也将他们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实，在那个“两难且又诡异”的历史条件下，岳飞完全可以按照上司的心意去办事，甚至可以像当年的赵匡胤一样，在众将领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带领全体将士开创一个新时代。但是，就像商人把赚钱作为人生第一或唯一目标一样，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军事家，岳飞同样也将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保家卫国作为人生的第二或唯一目标。在他的理念中，收复国土、还我河山、迎还旧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除此之外的东西，不在他的“思考范围”。

有些性情耿直、明辨是非、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不唯上、不媚上的人，处处碰壁，就像鲁迅先生一样“将一个又高又直的鼻子碰得又扁又平”。而有些八面玲珑懂得“运筹帷幄”的人，混得左逢源、风生水起在人生的海洋里快乐地遨游而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虽然回顾历史自古以来“岳飞式”的悲剧层出不穷，也没有挽救那些腐朽王朝的命运；虽然小人可以得志、得势，但是“莫道谎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也是公正的。看看千百年来跪于岳坟前的四堆“无辜白铁”，你会明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深刻含义。

隋唐故事(外一首)

耳后

垓下怀古
茫茫平川闻鬼泣，
犹见霸王横刀驰。
无奈汉兵团重重，
可怜美人别凄凄。

凤箫吟·春满乾坤

刘忠全

欢腾。中华崛起，十三亿，马
奔鞭鸣。长空凌